

風 吳
戀 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藝文城山

陌戀

吳風



目次

題記

【一】

島居

【三】

波流外一則

【五】

海

【七】

故居

【九】

信

【一】

園牆

【二】

七弟

【一六】

樹

【一九】

石牌

【二一】

陌戀

【二三】

幻與真

【二五】

山城暮靄

【二八】

楓

【三六】

黃昏

【三九】

麥雨生的歸來

【四四】

題記

我終于毫無考慮的讓這薄薄的集子給付印。對於我自己，這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而甯是一件可厭的，願意隨便打發結束的事。這日子生活變得太快，一個人的生命和所有下一刻鐘將遭遇什麼太完全沒有把握。這些腐舊的，不成形的文字，已再也不能使我愛好，但既會寫下，並會寫過去若干靜美的瞬間留下一點痕跡，完全讓它們毀滅亦有所不忍。要將之忘記而又保留的最好的方法，就只有把它們印出。

我忠實的告白，我並沒有多少的創作能力，甚至一種較為完整的形式，我亦無法獲得。常常的，我只企圖如實地記錄下那在我靈智中通過的思想情感。在廣州念書的幾年，在課堂裡，許多時候，我會放開書本或聽講，拿起任何紙條寫下些字句，有時是一兩句，有時是幾篇。那並不是許多人所有的完整的隨感錄，亦不成爲任何一種文藝形式。這些東西是我所最喜愛，亦最使我苦惱的原因。喜愛，是因爲它們最能忠實地記錄下我瞬間的靈智；苦惱，是因爲作爲一個多少虛榮的人，我願意但卻永不能把它們放在任何一種形式裡拿去發表。

一九三八年夏天，廣州大轟炸迫使我到香港半山居住。那時我正經過一次情感的風暴，深沉的悲觀，與從之而生的溫柔 and 克己愛人，深深地統治着我。就在那個時候，我寫下島居。我不知道那屬於文藝中的那一種形式，就冒昧地把它寄給星座，戴望舒先生不久竟把它發表了。于是，在那當時尚帶在身邊的那一束紙片裡，我再抄出了其他的一些，而成爲波流，海，和另一些皆不及一千字的短文。

隨後我回到了廣州，再後到了昆明，瀘江。在二年中，用這種同樣不成形的形式，我寫下了



其他的幾篇短文。它們間隔地在星島、大公、和昆明中央日報刊出。

幾年來，我所能收集的僅有這薄薄的一冊。其貧乏真是可驚。我會企圖用其他的形式寫東西，然而總不能得到結果。詩不必說是失敗了——至少到目前為止。小說更爲無望。在這小集裡，麥雨生的歸來和黃昏兩篇，算是近乎短篇小說的東西，因爲皆有人物。前者是我利用一個人來寫出一點 *Mainly loneliness* 的感情，後者是一個長篇中的一段。但無論我怎樣願意，它們都不能成爲短篇小說。

文章所給予我的苦惱實在多于安慰。是的，我所想寫的是太多，而所寫出來的是太少。即這少許的東西，彷彿亦皆屬於我靈智中是不重要的部分。這並非誇口或辯護，這只是一個不能表現自己的人的深沉的苦惱。

而現在，我終於預備把這小集子來結束我過去的生活。我坐在我臨河的窗邊，今晚又是一個月明之夜。樓上隔室，有人吹着口笛，抑揚而清亮。平野有歌聲傳來。世界是充滿着音樂，月光。我，一個沒有半點具體的技術的卑微的人，究竟爲人類作出什麼，能給予或從生命取得什麼呢？

然而，在哀傷中，我依然充滿了感謝，充滿了卑微的快樂。世界是這麼廣闊，生命是這麼豐滿，我們所能做的還多。驕傲的青春，純潔的渴望，崇高的憂鬱，和那些可憐的孤獨與寂寞，它們已走了，遠去了。那些使我寫下這小集子的日子已結束了。環繞着我的是生活的重擔，人的狡猾好險，與比這一切更重大的世界的不義，和它的災難。但雖則我已負上了成人的哀感，同樣地在時間中我仍能找到我自己。昨日的記憶中有愛與寬恕，今日的生活中有忍耐與工作，未來的日子裡有希望，理想。假使我們不夭亡，假使我們終能在這風中站立，有一天我們總能寫出一些新的文字，一些較明朗的世界。

一九四二、秋、坪石

島居

一、祝福

而今，思念你是一種祝福：當我疲乏地走上了千百石級，回頭俯望山下和海那邊半島的萬點燈火而感到孤寂時，我默念你是在河南康樂村校舍裡的燈光下讀書，而想到我在這島上有如你所預期一樣的工作與愉快揉成的生活，於是我遂感到溫暖。

讓我們不要再說，他底失樂與不幸使他眼睛蒙上了一層灰濛，因之他所見的世上似毫無歡樂，——宇宙乃一個包羅萬象的獨立存在，若使我們能習慣於對不幸與醜陋閉上了感傷的眼，而迎視美善：生活便是一種祝福。

不要責備我懦弱：只有如此處理我自己，我才有勇氣去加入於為解除人類的不幸與醜陋的工作。祝福我從悲觀的透視得來的勇氣罷——現在每夜裏我看看從窗外照進來的街燈，那會使我愁惱的，我對自己說，請不用關心的守着我入眠罷，玲，我會安睡的，於是溫柔的情緒使我安然睡去。

二、驚覺

這島上的生活不是一個美夢，雖說這裡有蒼翠的羣山，羣山間碧綠的深海，有遼闊重洋的華美的輪船，有林蔭道，華貴的白石瓦廈與其他的歡樂和美；但我總覺得這是一個異邦，它可以流浪而不適於工作。我神馳的憶念荒阡陌縱橫的石牌道，那裡廣場上我看見奔跑着敏捷和壯健，窗帷下我看見默默的靈魂膨脹着理想。我會是那癡癡的感動於我的書本和工作。我渴望能回去立在面山的窗下。

於是我驚覺於國家的名字。我感動地發覺它不僅是美麗的大地，蔚藍的天，村落，都市，羣山與森林，它還是那組成生活的工作，歡樂，友誼和戀愛。

我告白我喜愛華貴，舒適和優美，如這島上所有的。我當它是正常的生活的理想。但我未忘記國家的名字，我總清離這是一個異邦。只有美善歸屬於我們的國土，我才有真正的快樂。請原恕我，只因我愛好美善，愛好工作和生活，我才更愛我的國家。

為祖國的新生而不辭肝腦塗地的人有福了，因為生命就是他們。但願我正是他們的一個。

廿七，八，廿三。

波流 外一則

一些感動，痛苦的或是快樂的感動，那就是生活。生命會是如此充滿着空虛，充滿着寂寞，能够多少填補它的，就只有這些感動。我們經驗着愛，經驗着親情，友誼，失戀，屈辱，侮蔑，卑鄙與崇高，工作與失敗，希望與幻滅，於是我們受感動了，生命受潤飾了。這支持了我們的存在。

在死亡之前的一刻，假使被准許對於過去作一次完全的回顧，我們將會發覺，我們若干年來所見到的光與影，所聽到的音，都已模糊，但這些光，影與音所致於我們的感動則仍能在我們記憶的海中流過。我們將會發覺生命是多麼近似一個神秘的感動，由渺小而暫時的軀體所生所滅的感動之波流，由千萬次的波浪與平靜所組成的，如一片有潮汐的水，最後徐慢或急速地乾涸了，而那湖海或河床遂變成了莽漠。

但我並不因此厭惡生命，我是因此而更愛生命。而因為愛憎也同樣使我感動，我遂覺得我受了生命的福賜。我感謝我周圍的人，若使在我將離此生之前，有誰告訴我我已為他們做了一些事，給予一些快樂，我會感謝得流下淚來。在我彌留的一刻我仍能經驗一種感謝的平靜之感動，我

將是多麼的幸福。

而今日，誰投身於共同的生存之鬭爭，他將有一最深美的感動，在生命的波流之中。

告兄弟

雖則我們沒有春天，雖則秋天於我們也仍非靜謐的安慰，雖則嚴冬於我們是更徹骨的凜烈，然而，啊，兄弟，若使生命的盛夏曾在過去，或現在，或未來，給予我們以些些生之繁茂，感謝它吧，那是可戀的生命。

雖則憂鬱，誕生於疾病與寂寞的遇合，寄生在我們胸中，常潛現而蠶食我們生命之肺葉；雖則沮喪，偶過於失敗與侮蔑的路上，會許多次抑低我們的頭；但是，啊，兄弟，你豈不覺得在你靈魂裡面有鬱滋待長的青苗？你豈不以你自己的淚血與兄弟們的淚血去灌溉，使之滋長而繁茂？

我們將遊憩在我們自己培植了的園林中，將享受我們底勞作與收穫，其時我們將得到過去一切損失的補償，並更獻我們底心與力於未來。

海

我們曾作過如何浩瀚的夢，勇敢的夢，溫柔或綺麗的夢，關於海，那幻想的海。我又曾在夕陽已下，暮色暗淡的時候，想海民的勇敢與豪放是可憐的人類底燦爛的裝飾，而神往於一個風濤獨舟的故事。

少年時被匪亂送到一個海邊的城市，在那裏我認識了我最初的少年的友人，我們有一些歡樂和寂寞的同遊，而使我永懷珍念的，則是夏夜，在海關前的綠茵上仰臥，望着星星，聽潮語和船夫呼應，或是歸隱於零星燈火的隱邊，聽舟人吹笛，少年的心中第一次浮起了詩情與怨訴。那時候我們愛海敬海，我們必會把它比作志願，因為在我們所熟知的偉大的存在中，它與我們最親最近。

隨後我渡海到那城市的對面，一個崗巒起伏的山谷，寂寞的讀書三年。而那永遠在我眼底的海，我是如何地怨尤又愛惜！當我靜午或晨昏獨眺雲海，當我風雨渡海，或又一竿之帆，行駛於平波藍天之間。

——我怎樣能走出那馬嶼口外，到遠方去，到充滿着友情與事業的大的世界去呢？

在三年之末，我終於對那一帶襟的，可以見及邊際的海懷怨了。聽萬里歸來的人說，七洲洋是一個驚濤駭浪，不可極目的海……

我實現了願望，懷着驚喜我船過馬六甲，大海展開在我面前。

而今我已在一個大都市過了五年。我居於烟塵與疾病之中，這些歲月容易又可怕地過去了，疲乏使我倍憶少年時的居地。說是海能醫治一種藥石難愈的病，我乃更渴念我會愚昧地居住了三年的故地，會悲哀又喜悅未在那裡留下戀情與記憶，遂願能如一個生客到那海邊的山谷去，祈日光和海風和綠蔭爲我帶回健康。

啊，夏天和綠蔭，你在召喚我回去嗎？但那邊的海岸有火色的兵艦在弋遊，那藍空時充而會滿一種恐怖的聲音，我能回去嗎？我沒有怕懼，怕懼於我已被生活轉爲另一種的情感，但無數難者苦的眼睛使我無法逐流水歸去。

何！，我們的海岸將重有和平與自由？人說將用奮鬥去祈求……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

故居

霧的冬季，我走過了舊時的宿舍。

學生們都放假回去了，僅有少許的燈光，靜靜的嵌在一些窗戶裏。宿舍彷彿是豎立着的灰黑的畫景，其上點染着夢的橙色。

我獨步在石路上，我周圍高大的樹在霧裏顯得宛如隱隱的森林，我聞到了舊時的氣味，霧的濕潤與溫暖的氣味。記起了過去許多歲月，在這古舊的宿舍裏過去的，許多次微雨中散步在這石砌的路上，也曾迷惘的幻想周圍如一座隱隱的森林。但，那日子是有幾多的希望啊，雖生活也和現在一樣單調，時間如一支彩筆，把過去染上可戀的顏色了。

據說那古舊的建築已搖搖欲墜，不久便要拆去。離開它時曾帶着自由夢，而今却不禁微起悲哀了。

在最下層的地方有微弱的燈光，古老的門房出現在門口，隨後關了門，燈熄了。我思索着，當這宿舍拆去之後，這老人將往何處。他常個個優着，挨房派信。那種信如今是不會再來到我手裡了。

但何以我們常要加此悵戀故居與其生活，豈因它牽及我們更青春的時日嗎。多少人的故居傾墮於歲月的而腐蝕，多少人的故居更圯毀於磁火之蹂躪。然則讓我們勿怯於喜愛那新的輝煌或卑陋的居處，我們的靈魂是後一代人的故居，讓他們或懷戀念，因風雨而傾圮，則讓他們勿怯於喜悅他們的新居。

信

從遙遠的北方來了一個友人的信。

誤解離開了我與友人，我們疏遠了。我感到了深的寂寞，多少歲月了我渴望友誼底歸來。用微顫的手拆開這久待的信。我預期着從前此的摯友獲得溫暖的安慰。

我顫着，我微微顫抖了，……

冷淡的，疏遠的，沒有責備的，他的言語。

悠長的時間與離別並沒有調和他與我間信仰上的一點關於最終人類心露中幸福的機微之感底爭執。他有他的神聖而戰鬪的事業，我有我多夢而無色的生活；住在嚴寒的，多雪的北方，他有火熱的心，住在溫暖的，明朗的南方我却陰鬱了。

而，誰能給予友誼以敬與愛的和諧之言語呢？我爲我的友人衷心地祈祝成功與幸福了。……我學習着愛自己，但我却更愛我的友人，戰鬥而勇敢。

我俯首坐下。夕暮。矮垣外的花隱失在黯淡裡，於是遂有滄海漸蕪漸荒在我胸中。而後，乃有一片夕陽，一片黑暗，一片朝暉或月明，當交替來照耀它的桑田。

園 牆

我沿矮矮的園牆走着，是夜間。

在園牆裏，是小花園，八點鐘，和晚餐和笑語。

我會告訴你：矮園牆是最使人感到親切的，因為它無異告訴你牆外和牆裏的人可以彼此托肘支頸而談。但今晚它乃分外疏遠。

我走盡了矮園牆。孩子，你知道我向那裏去嗎？我走過那靜的山腰，我走上依山谷而築的逶迤的斜路，向那高的山，山的峯頂走去，走去。鬱鬱的林木如像夜空，這裏那裏的燈火如像星星，我乃不啻一個攀天的探星人。我經過了一片清寒的翠藍，經過了一一的星，來到了靜的山頂，而南面是一個遼闊的海洋。你說我們都有一種泛乎中流的嗜好，但今晚我却願意倚着這山頂的石圍，俯瞰大海。我默望下面深藍的海，我想它的水乃連接着渭公河，在那象與鱷魚的鬱熱的國土經商着我年老的父親和親愛的兄弟；我念它的水乃連着荔園處處珍珠江，在水隄邊的一個地方默默走着藏修翫遊於其間的一個人；我又知道它的水連着韓江口外的鮫海，它的白浪吻着一個小島的岩岸，其上我一個少年時的友人也許正濯澆完他的小花園，抹抹手，走進書室去點亮他的燈。

路

——向左邊走呢？還是向右邊呢？

——向左邊吧——啊，或者向右邊吧，同伴。於是我們遂走過去了。

何以我們不經由中道，何以我們不踏過那片荒蕪，更何以我們不踐過那片崎嶇呢？

誰有先見之明，乃能不於窮途的地方因悔恨而一悲？

我常愛那見歧途而哭的古人，但對於那些沉毅而果敢的行路人，能任自己的意志走去的，又總有不可企及的景慕，彷彿高山仰止，對於自己的躊躇和蹉跎所帶來的慚疚，是一種無言的督責與勉勵。但看啊，我又躊躇在歧路口了。

……寂寞的路，幽陰的路，旁植着垂楊的路，蘆山上林間的羊腸小路，伸進沙漠又伸了出來的路，或是軍馬輻輳的大道，我們願意走那一條路呢？是的，我們豈不是走了一些，又願望着另一些嗎？你說。

童孩時常聽到天路之說，那時心中忻忻以爲積德遂能致福。而今雖知那只是苦心濟世者的善言與謠言，但仍認爲是一個象徵，只是深知果有天路，則必仍歸到我們自己的地上來，而且需要

七弟

那個孩子長得一個鬼臉，我立刻像觸電一樣地失去了我的笑容，他多麼像我的最小的弟弟啊！

——

他長得黑黑結實，有一個圓小的身體，一個圓小的頭，一個圓小的面孔，和一個圓小的腰，他最喜歡坐在樹下，在樹下，他是一個最安靜的人。他最愛靜的六弟一點不同，七弟一遇有機會，便留不住，他投入在野孩子羣中，到城外深流的溪裏去捉魚，到池塘裏去洗澡，或是在祠堂門角聚賭打架，他愛賭，他愛甚於課室。他甚於筆墨。有時候他打贏架，有時候他打傷了手，但是他當他默然地在許家的桌上吃落飯，聽着母親的責罵時，他從未說出他的勝利或失敗。那小小的強悍所發時常的孤強，常常使我們哭笑皆非，只有當我們這些有權責備他的人都解除了責備的面貌，而以寬愛的微笑加於他的時候，當他與一羣他的同年的友人在一起的時候，我看到了他的嘴唇迅速地開合，在激越，在誇張。我們對六弟的誇獎和他底荒嬉的責備，常在同一時候舉行，但一兩年來，這些環境全屬徒然。他已漸由蒙學而高小，由高小而初中，但十五歲的少年的他，仍保有着那無賴的嬉戲的性格，而我們也都無可奈何。

在我心目中，他永是一個孩子。每個暑假我帶着抑鬱與希望歸家，我見到他，從他身上我看到一種故鄉的真實，看到在我身上曾失之交臂並永不再來的故鄉的真實，對於母親向我敘說他的不對的行為，我雖加以責備而他亦以遠道歸來的哥哥的言語之故，常聽從一二，但在我心中却總無可解釋的寬恕，甚至於獎愛。自小就沉溺於思慮之苦海，我對於他底愛好遊戲奔跑，遂抱了與母親及諸兄所抱不同的見解，常愛見他有一個健全的身體愈於一個深思而脆弱的心靈。並且在我們那尙留着過去百數十年的舊勢力遺裔的地方，在那一個可自由帶槍並招聚私黨的城裡，若是一不離開家鄉去他鄉謀生，他實在應該具有天地不怕的強悍。我不鼓勵爭取與械鬥，但對於以力自個人衛者，却以全心讚美。因此我對七弟常有所辯護，這大概亦非母親他們所能了解的。我常想他的靈靈魂裡面必有烈日與風雨，奔流與沙石，並那夏日蟬鳴於其上的苦耐樹，一種我們故鄉特賜此聖名於它的堅韌的樹木。那些皆是他長成之後能用來與世周旋的潛力。浮沉於人海，每覺力乏，我常願它們永存於我最小的弟弟之中。

今年暑假我沒有回故鄉去。有時候我認為這是應該，有時候我覺到一種慚愧，並一種損失。每一個夏天在故鄉大概總有一次潦漲，那時我便與弟弟和堂兄弟們去溪上划船，迎受夏日的驟雨；每一個夏天在故鄉總有一些社戲，甚至一班過路的馬戲班，那時候七弟便會倔強地忽視母親的責備，夜夜吃完晚餐便溜了出去，到深夜才回家。我不知道今年是否尚是如此，我似覺我已未歸家，似覺老母倚門，七弟也從玩耍中走回家裡，在午餐的桌上靜聽二兄講說戰訊，並想我爲什

麼，倘不回家，這門

而現在，漢人已截斷黃炮。在我們的海岸登了陸。他們焚燒劫掠，盧舍爲墟，並沿着一條大路前進。許多的村落皆委身於炮火。而那路的一端，正是我的故鄉的城。當那城郊的大路把災禍帶來給它時，它也將萎頓。故鄉的人民將開始逃難流浪。二兄與六弟，和年老的母親，以他們的孱弱，大概都將無言地去逐顛沛流離。而我那發辣並結實的七弟，是否將負上槍，如他奔跑向溪流法一樣敏捷地奔到城牆上，戰壕邊，去協同他的友人截堵災害如他們堵截奔流，用他們以陽光與風雨所養成的健壯，去作一次生命的真的角鬥？

樹

在遠遠的高崗上，有友加利樹萬千株。每當我要站在醫院側，遙望那高高的丘崗，高高的樹列，是如何地高聳的行列啊，後面的天空遼闊而浩曠。常想那舉向西傾斜而上的高崗，必有平坦的寬道直往更寬闊而曠朗高崗之國。有某日子我寫着，我又見到那些高高的行列了，襯着一個碧空的天；有某日子我寫着，我又見到那高高的行列了，襯着一個鉛絲的灰色天。我自認是一個很壞的畫家，不能好好地寫出我醒時所見的一切景物，更無論我試寫一次夢中壯麗的高樹，雖則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我如何站在高高的靈台之邊緣，俯首遙望那有綠色之枝幹與蒼翠的綠葉如巨傘的高高的樹，自下面千尋的地上拔立而起。……

據說北地多白楊，直立成行，每當風來，遙而漸作聲，令人興悲思之感。我未至北地，不能與你論列是非，然而我所夢好的，却是樹所與我的溫柔與和婉。

——「啊，我喜歡那地方，那屋外有樹！」

我們豈不常和此歡悅的說着嗎，當我們鬱鬱思遷，爲自己選擇新居之時？我會自思維，若世上沒有了樹，人類將變成如何的暴躁，煩惱而易怒？綠蔭浮窗，雖斗室之居，我們遂也不作怨語。

。至若晨間醒來，聽窗外小鳥囀 鶯囀於樹間，則對於那予這些脆弱的小生命以一枝之棲的樹木，我們又將如何地代爲感謝啊。

因之我認了解樹乃是一種智慧與道德的訓練。傳說印度王子默坐於菩提之蔭，遂得了悟涅槃的真理，那雖或可以給我底解釋以一神秘的援助，然而，唉，我並不喜歡他的悲觀。但樹既是自然底琴絃，她常以風之手作各種的彈奏，則誰能阻止與我不同的耳覺與心靈，在其中聽出不同的秘密來呢？……

我來到一個高原之地，夕晚風烈，那些帶着黃泥風塵的樹，常發淒厲的吟奏，使我極難將了解白楊多悲風。所幸我當於午間外出，在風少的地方散步，而那些沉靜的樹遂使我回到了自己。只是啊，有時候我不能不極爲惆悵，因爲一些樹是如是可望而不可即。在羣湖之中，有一角小洲，其上嘉木成林，新綠如夢，桃花在陽光下染上一抹輕盈的淺紅。每當我自市廛歸來，便要佇立悵望。然而，唉，——『那是一塊私家園地，』有人告訴我。即有扁舟，我也無法渡往了。

但我也滿足於悵望。有一個夜晚我無意間站在一個小小的古舊的白屋邊，一株高高的茂盛的大榕樹下，當我舉頭時，啊，我見到萬千的明星點綴枝間，萬千的明星晶潔的閃爍於藍空。我無限悵戀地沈靜默立，彷彿如見到生命樹。

一九三九，三，十二。

石 牌

在那砂石路的盡處，在小丘上，叢竹與綠樹之前，矗立着我們大學的石門。每個週末日，當我疲乏地從喧囂的市裡歸來，孤獨地坐在校車上，經過了一種多塵的沙路，迫近那美麗的郊外的校址時，一種對於它的突然的熱愛攫住了我。我看到了它，在那裡，在夕陽中，潔白，莊嚴而崇高。

我覺到深深地被感動，不僅因為它，那石牌，告訴我，又在走近一個僻靜的處所，在那裡有着綠草與何樹所環繞的如鏡的塘水，有在夏天時變成清涼的走廊的高高的榆樹與友加利的行列；有夕陽時散映其上的靜寂的小路和供我們休息時談笑的蕭瑟的竹亭；並且因為是，在我生命的早期中，在它，在這石牌後面，是那唯一的地方，那裡我能找到我熱愛的書本和工作；在那裡我第一次讀了柏拉圖、羅斯金與白朗寧，在那裡我整個生命的火燄第一次因神識之獲得而燃燒；當我在人海之中感到絕望與孤獨的時候……

而這白色的石牌，和那雕刻於其上的精簡的格言，對於我則當是一個安慰與希望。在一個夏日的一個寧靜的旅程中，它會贈給我們以一個烈日下的珍貴的贈禮。而在那次孤獨的散步時，當我走過一個空曠之地，空餘着空虛和寂靜，與寂寞隔在我面前，一種由這石牌到我足底，我將要感到我將會

來自一個狹陋的小鎮，曾經生涯的坎坷，而今竟在一個學院裏與這國度裏最幸福的青年共享這求智識底最高的狂悅——我高貴地被鼓勵了。我擡起頭，而石牌的高高的頂端正清楚地反映於明潔藍天，一陣崇高的感覺流過我整個的靈魂。……

然而，曾在火與血中，我遠離了我的歡樂，我的可戀的初期的大學生涯的景色。在流離中，作一個暫時之居我分得了這隘陋的嘈雜的小鎮。所幸它猶有郊外爲黛藍的連山所環繞的廣闊的平原。常爲憂鬱所驅，乃踏郊外漫步，而當我孤獨的循小堤而行，淺湖閃爍其旁，青色的小草點綴處處，我自己乃陷於沉思時，遂彷彿僅要我走過那砂路，經過那友加利的樹列，轉過那如魔九鐵路旁的工人的茅舍一樣的小屋，我便能看到那在小丘，叢竹與綠樹之前的我們大學的白石門；但不知何處，一聲杜鵑，和那沉默地趕着瘦驢而過的襤褸的農夫，提醒了我，我始又知我已遠離，遠離我夢魂縈繞的景色。我站住，遂憂悵於想及我會如是切愛的，許會於我遠離之後，成爲夕陽下一片生苔的圯毀，但記憶高舉了我。任它有日成荒蕪，任吾生或將不能與它再見，但在我心之國土中，它將永遠站立，潔白，莊嚴而崇高，如希望之徵象。

陌 意

她 A

在人羣中我錯認她是一個清秀的漂亮的少年。但當她那高貴的，童子樣的美麗被發覺時，她乃顯得多出衆地寧靜和明亮。我嘗到一種凝望和思慕之悲傷的，崇高而寂寞的快樂。

她更會穿着男子的恤衫在球場上奔跑。後來我更知道她是理學院的二年級生。這樣，她底美，她底青春的活力，和她對於高貴的科學工作底從事，織成一種更廣義的美。因為，她的本身既已具有那樣可以給人以喜悅的形線之美，而還沉默地來從事於那會使人類生活更為幸福的科學工作，還不更添上一種崇高的精神之美嗎？於是我，那樣地視世界和生命的，現在彷彿在她身上找到了整個世界的存在理由和它底全部真價遂自慚而熱戀生命了。

她 B

她並不能算十分美麗，但却非常清秀而嬌豔。有時候她的臉很淒涼，站在人羣中如一個大理石彫像。她的頭髮，面頰與整個身姿的形線，具有那樣一種特性，能使一個青年對於他自己所熱望於一個美麗女子的體態的，感到着識，而隨後又感到那熱望被清淨，被昇化而為崇高的感情。

你對她並沒有什麼遐想。你只願她是你散步時一個溫柔的沉默的同伴。你不知道她該作麼系那一環，更不知道她的名字。也許在圖書館你遇到她獨自默坐看書，也許在街上你見到她高貴的獨自漫步。假使你是沉默的，你立刻消滅了；假使你是對生命絕望而發瘋的人，你立刻平靜了，溫柔了。

有時，一種語言不獲的悲哀侵蝕了你，但是，假使你感到你身心底無力已使你不能再有熱戀的幸福，假使你憂鬱的心只宜於淡穆的顏色之感覺，你將會對自己生命的幸福來和地絕望，於是那種悲哀就溶化而消滅了。這裏，被一個英俊的青年陪伴着，她挾着書，穿着黑衣服，靜穆地走來，你伴在路旁等她過走。在領胸中你感覺一種平靜，一種祝福。因為，雖然本能的對夏的寧靜與平和，對冬的嚴肅與孤獨，對春的希望與憂鬱，對秋的多愁與淒涼，這一切，你都能以一種靜中出動的平和而接受。你有一種平靜而寧靜的靈魂，你有一種平和而寧靜的靈魂。

你人羣中時常顯出一種寧靜的氣息，你人羣中時常顯出一種寧靜的氣息，你人羣中時常顯出一種寧靜的氣息。

幻虛六真

友

若十日子地禁閉自己在他的房子里。他底神秘的接待使人以爲他正在做著重要的事。但是，不久他又出現在青年墓中，平常如其他的人。

有日他來訪我底臨街之居，倚窗俯瞰他對我說：『這些青年人是這樣地可愛，這樣地與我不同』他的臉是那樣的蒼白，那樣漂亮，蒼白漂亮得使我有點慌慌了。

我們散步在湖邊。一個人挾着書，忽忽地經過我們去了。於是我的朋友告訴我他的鄰居是一個他所傾慕的人，但長久了他們仍不相識，因此他非常悲哀。我所能安慰他的是告訴他一個故事：有一個冬天我和一羣朋友到西樵旗行去了，在田野中我們望見那山上有高高的建築如樓台，我們朝我們爬到了山巔，才知道那引我們美麗的想像的僅是一片圯毀。

『你看，』他笑着說，『你變得多悲觀！』

他的書桌上有一張斜立的硬紙片，像一個小墓碑，其上寫着：

這般安息者一個未曾起程的旅人。

我們相視一笑。次朝我去訪他，那紙片沒有了。我問他，他告訴我給我看見之後他很慚愧，把那紙片撕掉了。他對於生命沉靜的熱情，却使我頓悟無語。

旁觀者

每夜，我站在這華燈輝煌的大都市的邊緣，看着漂亮的愛侶散步於樹陰，一對對的倩人上影院與舞場；三五成羣的快樂的少年歡笑着赴海邊游泳棚，孩子們結隊歡呼；富商飲酒擊節；水手們吹哨過市……看着這些人毫無思慮地享樂，年青而孤獨，如一個往古寂寞的哲人一樣思索着幸福與坎坷，生命與死亡，沉默地站在夜的都市之邊緣。

詩人

他寫了許多美麗的，熱情的詩歌。這些詩歌被整個國度的人們所喜愛、傳誦，萬千的少男少女在熱戀中，在悲傷裡誦讀它們，爲它們感動而流淚。萬千的人們崇拜他，渴望得獲與交。在這些人們中，對他尤爲思慕而傾心的，是一位絕世風采的少女。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中，他們邂逅而相識了。這美麗的高貴的少女冷淡地拂袖而去。她發現這她所思慕的光榮的詩人非但不是一個翩翩的瀟世英俊，甚且是一個平凡的，並不漂亮的男子。

『美麗而熱情的詩由他來寫，但它們却只宜於由漂亮的少男同漂亮的少女誦讀。』詩人首肯

了這句話並低下他天才的頭。從沒有一次像這時一樣他感到現實底粗糙如是殘酷在傷害人們的靈魂。

愛人與被愛

我常以爲學習並懂得如何愛人乃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但又常因爲在他人和自己身上找到這種才能底缺乏而灰心。有時我深深地被人所愛，而不久却又發覺那愛不能續存，且雖續存也不能給我快樂。我深恐我不敏於了解他人，並不了解如何去受他底愛。於是我突然發覺能被愛也是一種困難的事。人常以爲接受易於給予，今日我始知給予固不易，接受更難。懂得如何不露聲色，體貼而適度地接受一個友愛，他不單已懂得怎樣愛人，並已把全世界和諧地集中到他身上來。

神

孤獨使你思慮而痛苦。但有時我飲痛苦若甘飴，如在夜。白天，在人羣中，雖則你沒有欺騙，狡詐，但也許你仍不免於誇張，貶責甚且謊說。然而，在離羣時，面對着你自己的良知，你會反省，沉思，於是你變得誠實，謙虛並愛人。有時你並發覺要是你可以無愧於心，有你的自信與謙虛，你可以單獨來忍受整個世界的誤解，忽視與毀謗。如驟光之來一樣，你突然獲得了啓示，你見到那會震動過多少先知與聖者的心靈，可以寄託你寂寞的傾訴，依賴與祈求的，普在而全知的神：在你之中的你自己。

山城光影

小鎮

在地圖上不過是一小點，但到達時你却發覺一樣有房屋、街市、衣冠人物。房屋是矮窄的，人民是灰暗的，街道是寂靜的，如每一個內地的小市鎮。但雖則你是從廣闊的世界走進狹小，從二十世紀回到中古，或者說正是爲了這種變遷，這陰暗的小鎮最初不單不會使你悲哀，而且使你感到新鮮印象的愉悅。

拂去一天旅途的灰塵，你走到中心市街，遇到了先你而到的同學正來往街上；走進飯館裡你又與相識的教授重逢，問訊晚餐；隨後你走到朋友處，看到他們正在扶搖地烹茶宴客；到茶館去洗澡你又與那隔別幾年，各自漂泊的同學相逢暢談，——在初到之晚，你會感到整個小鎮彷彿是你大學的校舍，你到處可以遇到熟人傾談，並且在流徙之中倍加親切，於是你會感到溫暖、悅樂。

這種悅樂在定居之初無時不伴着你。你已經又有明窗淨几，有書本和工作。並且，現在你已得與幾個在轉徙中同路的活潑的同學同住，你感到你已結束了你孤獨寂寞的生活，已經有了友

誼和熱鬧。無論是和他們在一起大談大笑，在一起胡鬧煮菜，你都會感到了羣居的歡愉，友情的快樂，你再也不會像從前的抑鬱寡歡。

並且，在一個陋隘的小鎮中，你看到多少破舊庵園被轉成充滿歡笑，顫動着四弦琴聲的學宿舍，多少古廟城樓被轉成寬明几淨，排列着典籍新書的圖書館；多小舊鋪陋屋被轉成漂亮的飯店飲室，你都會感到感動、快樂，有時你會不再思念你的遙遠的，已經失去的可戀的故地，而願意來在這土地上升到處建築新的樂園。

然而定居是殘酷的，能使你四周逐漸灰色，沉悶。幾個月過去了，於是你再也找不到這小鎮能給你新鮮印象的愉悅；你再也不會感到你的同住者是親切而愛你；你再也不為那熱鬧的宿舍和靜穆的圖書館而感動。你只發覺你是在一個蔽塞的污陋的小鎮中，在一羣與你永有差別分歧的同伴之間。你再也沒有親切的友誼，沒有羣居的熱鬧與歡愉；你又孤寂而寡歡。

但是你知道每個地方都是一個地獄和天堂，都有戀愛、苦惱與歡樂。而你也必須分享一份。

要是你能够淡漠於享受，退讓到欣賞，則你雖沒有歡樂也將少了許多苦惱。你平靜地看別人在假日飲宴歡笑；愛侶在郊外散步低語。從一個飯店出來時，薄暮中你也許能看一個失戀人站在街角望着你所自來的華燈輝煌的飯店。你記起了剛才你在飯店裏遇到的，一羣正走進去的男女之中，有漂亮的女子是會與這人很好的。你為這悲哀的情景捉住了，但却喜悅地烙印了它美麗的光影。

你自己也本。有你孤獨的散步，你的沉思和書在一個鬱鬱的下午你走進那小小的圖書館，隨手翻翻動遙遠的海島寄來的外文報，你看到那些動人的影隨廣告，注視那絕世佳麗的女星的姿影；讀那種動人的簡練的廣告文，於是你能自己構造那畫中的故事、史詩，你能神往於遠方廣闊美麗的世界而不再抑鬱不樂。或是，在城牆的廢墟上，望着山、望着水、望着房屋街市，你沉默地在這土地的大書上慢慢揭着它的頁，你也能喜悅地吟味它生活的憂喜哀樂的記述……

遠眺

在一個假日也許你和幾個朋友到名勝之地去作一次郊外遠足。你站在山腰上，在你足底有一個廟宇，一個林泉。原野閃爍在眼底：從山隅展開去的圓起伏的山坡和小丘盡是菓樹園林，再遠就是一片青綠的稻田，處處綴着列樹；土隄和村落。最遠是一個大湖。你靜立片刻，於是，你就會看到，或想像到，這裡那裡，在那些菓樹、稻田和村落之間，來往作息着一些襁褓的，胼手胝足的小人物。你感到他們彷彿是一羣專為生產的動物，在這土地上流汗、工作、收穫，到晚上就爬進那低陋的，幾乎不是人住的瓦屋和茅舍去歇息。你知道就是這些土地上勤勞的動物，使得每一個墟期城鎮裡擺滿了晶紅的柿，金黃的橙，滿街的菜蔬魚米；又使得你在倦遊歸去的時候，走進館子就有一頓飯香菜香的晚餐。你又知道勞動並沒有給予他們以享受和舒適，因為你看到，

就在那邊山坳裡又有一個庵，遠處林間又有一個寺，而那些村落和城鎮裡屹然高聳的皆是廟宇。你悲感地看到整個華夏民族的靈魂似皆寄託於這些庵寺，這些廟宇。

於是，假使在冷靜中你不失去你的感情，則一種悲憫，一種願意幫助他們，使他們也能在這土地上享受快樂與幸福的衝動就會攫住了你。你會想起了放在你窗下桌子上的，厚厚的書，或是卡爾依里奇的，或是孫中山孔子老莊的，你會突然覺得它們原都是爲了要使勞動供給享受，生存變成快樂，你會熱鬧回去精讀它們，由之改造這地上的不平爲衆生謀福。

但是，假使你感到你肉體的無力，心欲鬥而體不勝，則一種愛莫能助的悲愴會上升上你心頭。在煙樹雲山的景色中，你想起了杜少陵，和幾千年來那些登山臨水而憂國憂民的詩人國士，一種時運的類似之悲感會壓迫了你，使你臨風中良久悵立。

震 夫

也許在貨店櫃前，也許在一家貼有「綠野人來談稼穡，青雲客至論琴書」的聯對，灰舊而却使人想起若干年代以前昇平盛世的小茶館裡，你見到他。但是最常的還是在嘈雜的小飯館。他穿着破補甚至襤褸不堪的黑土布短襖和長僅過膝的褲子，頭上是一頂不知已經若干年的油污而發光的小帽，足底一對草鞋。也許他短襖外還加穿一件污舊棉背心，腰間束一條帶，插一

枝細竹旱煙筒。他的肌膚是深棕色的，手是粗而起皺的。面孔呆滯並良喜，眼睛因為常在田野陽光下工作，顯得而小深，有時幾乎成一直綫。他在你隔位或隔檯坐下來，叫着：「一碟乾酥！」然後從油朽的箸筒裡拔出了全是黴污的竹箸，也不用叫堂官拿開水來洗，只在桌子邊敲了幾下，或用他破舊的衣角抹了抹，就預備吃他的飯菜。

你知道他是挑自己田國的產物到城市來出售的，也許他帶着一旦去兆。假使有寺也再要一角錢酒，你就可以知道他已如意地賣出了他的產物，而且很高興。

不論你是在茶館裡，在飯館裡，抑僅在街頭轉角處；不論你是早上或午間，今天或明天，你見到這樣一個農夫，你都會以為你見到那同一個人。雖則實際上也許是一個年紀已老的，也許是一個中年或青年，但他們都是那麼相似，甚至那年歲之差在他們那同樣勞苦的脸，深棕的皮膚，和滾滾的眼睛裡都消失了分別。假使你不受限制於你有限的感官，你還能想像而看到，就在你遙遠的故鄉，在珠江、揚子江與黃河各個流域的每塊土地上、茶館裡、飯館裡、田野間，都是這同一的一個人；穿着破舊的短衣短褲，有深棕色的粗糙的手足皮膚，和一個良善，呆滯而勞苦的面孔。

在他付飯錢的時候，假使你注意到他數角票時審慎的、戀惜的情形，你會突然對他起了一種憐憫。你知道你所豐富地吞嚼着的，也許就是這人的勞力，他的汗在土地上灌溉出來的東西，而你付錢時却豪爽而無吝色。是一種感激抑是一種同情，你惆悵地站立著看他勞苦的背影走開去。

土 地

許多人渴望天堂，而我却熱愛這土地。青青的田園，陽光和勞動，於我都是一種沉醉。但是我的祖先棄農而從商，我又棄商讀書，故我雖來自土地，且在理論中繞圈子走盡許多路途，而終知一切皆以土地的恩給爲基本，因之在理智上情感上都深沉地熱愛它，然而，唉，當我這樣熱愛我所自來之地時，我却永不能再歸來，永與它疏遠了。

這個秋天我曾到田野和鄉間作一次巡禮。在這金黃的節季中，田野和鄉間到處是收穫的歡愉。站在田塍上，在我面前是一羣壯健的農夫，在秋陽下割禾，打禾，並且愉快地談笑。隱隱地，溫柔地，從各處傳來了如夢的打禾聲。在鄉村裏，這裡那裡土地上全是金黃的穀，一個個高圓的草堆，發散着田野的氣息。一個有紅漆門的小康的農家面前放着風櫃，健壯農婦正在把穀子從漏斗倒進去，風櫃發着愉快的聲音。對面一個農婦在勸迫她的雇工多要些午點。孩子們雀躍着，奔蹣着，往來追逐。雞到處啄食穀粒，沒有人禁止。一種愉快的，豐富的，芬暖的收穫季的氣味，瀰漫每個鄉村和田野。

站在這樣的氛圍裡，看着秋陽，勞動和歡愉，有一瞬間我亟欲拋去我的書本和紙筆，我的斯文的衣服。我渴願沒入到那愉快，勞動者和健康的海裡去。然而我不能。我悲哀地感到在我之中有一種名爲思索的沉重的或物，這造化所給予我的禮物和責罰，壓迫着我，禁阻着我，使我不能

回到田間享受這地上的樂園。……唉，有時我真欲對世界作一次滔滔的雄辯，自誇我堅忍有過那忍受冰雪風寒與磨吮的巨人普洛米修士，因為我也曾因造化所給予我的這個責罰，而飲霜茹辛，十年若一日，看，在田野間，它又使我加一個旁觀者一樣立定了。痛苦侵襲了我，如每次在歡樂面前作一個患病的旁觀者一樣。對於這就在我面前，然而却是遙遠，非常地遙遠的土地，我遂欲悵惘地俯助。

呼
嘯

我住在一間狹隘的房屋中一個偏促的，空氣污濁的小樓上。二房東是一個開雜貨舖的回教徒，他不知道麥加在那裡，不知道謨罕默德是誰，當我告訴他這個亞拉伯人是一個一手執劍一手執可蘭經的戰鬥的人物時，他露出一個癡愚的微笑。然而他固執地信守着回教，他的用具不許人沾到豬肉。四十餘歲，背着早衰而濃濃的雙眼，管理着那間污黑的小貨舖，一年，二年，幾十年。他全部生命的意義似乎在掙扎維持那同樣有衰白的雙眼的一個十三歲的女兒，一個十五歲和一個二歲的兒子，與一個看起來比他自已還要年老的醜陋婦人——他的妻的物質生活底供給。這裡，我居住着，與貧窮、懶惰和愚昧同屋比隣。當他在灰黑的舖子的櫃後，孤獨地，半杓樓地縮坐着，戴着污舊的氈帽，以他的灰濛的眼睛望着狹陋的街上夏午死寂的空氣時，彷彿他在凝視他自己的命運，或遂會因深知他腦袋中的空洞而感到四周無垠的空虛而恐怖……

於是我想起了十八世紀法蘭西幾個不爲人所十分了解的人物，當他們在不寐之夜激憤地從床土爬起來，大聲地呼喚出『啓蒙運動！啓蒙運動！』的時候，他們那種爲周遭的愚昧與污濁所激起的激情，豈不一樣由於靈魂向美善的渴求與感情的奔放所引起？我不解哲學史何以要把他們那麼嚴肅地歸入理智的哲學家之羣中，使他們的靈魂的呼聲遭受那冷酷的邏輯的解剖而被判定是非。

我厭惡這市鎮，厭惡我的居處。每晚，當我自城郊歸來，經過這夜的鬱悶而灰暗的街，知道自已又要回到那狹蔽的斗室之時，我遂因胸中強烈的不滿與厭惡，和那不知所之的憧憬而欲作撼天的呼嘯……

爐

我走盡了一條石鋪的街。三間矮矮的泥磚屋，圍成一個凹字形，屋前一個小小的泥場，灑滿着初冬燦爛的陽光。一個穿得很臃的婦人，一個穿粗黑布短襖，腰間束着大布帶的男子，默默地坐在小凳上，在陽光下用濕泥做着爐。幾個已成形的泥爐在陽下晒曬着，在泥地上投下了肥矮的影子。

爐！我雀躍起來，我終於在這陌生的城裡找到一個火爐了。

寒夜裡，在我的陰暗的屋子裡，我燒起了爐火。我坐在爐邊，在小凳上，以手托頰，彎身向那爐火。我注視那紅烈的火，顫動跳躍的火焰，和那鍋裡將沸的水發出來的蒸氣。爲一種溫暖所撫摩，我心中浮起了無比的快樂。

小茶館那一個臃腫的，醜陋的老婦人醜陋的左眼出現在火焰裡，隨後又被燒掉了。我微笑。現在我再也用不到那永有一羣灰黑的，帶着平板的面孔的人物，在牛屋子陽光裏或昏黯的燈光下呆滯地守着茶爐的小茶館裡，跟那貪錢而醜陋的老嫗婦泡開水了。我慶幸我逃出一個噩夢。

我望着火。漸漸，在爐火裡，升起了另一些我愛戀的景色。在那火的光幕上，我看見了珠江

的黃昏，石碑的樹木和屋宇，故鄉的田園和家門。我又看見了一些親切的人的臉，和一些溫慰的眼睛。隨後，如同每一個神奇的守候者所慣於經驗到的一樣，我看見那火裏飛起了一隻鳳凰，一個新生的國度。

現在，我聽到我的同伴們在這古屋前的黑暗而崎嶇的小巷裡唱着歌，他們自晚餐歸來了。我們會同流落在一個異地，又同懷着一個希望，經過了千里迢迢的海洋和山川，回到了故國，來到了這高原之城。我們的希望幻滅了。我們生活得很困苦：走一條街去泡水，五里路去洗澡，七里路去用飯。但是我的可敬的同伴啊，他們終以歡笑來接受顛沛，以希望來填充幻滅：每天他們常走十里路到郊外的學府裡去熱心地讀書，而，當他們走了遠遠的路去晚餐回來時，你聽，他們是那樣開懷地唱着歌。

他們走過了那黑黑的門樓，走過了庭院，走進我的室裡來了。看到我像一隻猿猴一樣守着火爐，他們開始以大笑來嘲弄我。

『我守着一爐火，』我說，『我是守着一個寶藏。但是，每個人真像一塊炭——』

『一塊炭，一塊黑色而醜陋的炭，或者一塊柴，多紋的柴！』

『柴和炭一樣！』我站了起來。『當炭被燒起來的時候，它給了火和熱，熱和光。但是，當它被棄置的時候，真糟糕，它是又黑又冷！』

而他們笑得更厲害了。『每個太是一塊柴，一塊炭！然而你是更像一隻猿猴。』

我在他們的嘲弄和大笑中跳來跳去。隨後，我也被大笑沖崩了。一個人不能是孤獨的，我們舊跌進一種無理的歡暢之流中。

而那爐火，仍熊熊地燒着。它煮沸了一鍋水，發出了一些溫暖的蒸氣，一爐熱，一室光，一串串迷人的景色。

生命是充滿美，充滿希望。

——昆明。

黃昏

在辯論的時候，葉岑忘記了苦惱，忘記了病困，滔滔激昂的言語，彷彿使他對於自己的才能重新有了自信；停頓的一瞬間，望着和他爭辯的人的吃吃，生命的希望又從他胸中閃爍而過。但現在他又回到他孤寂的寓所來了，二小時前的情形彷彿已很遙遠，他重新又沉到自我的思考和苦惱中。

『這一切，這一切空泛的爭論，于我的疾病，我的窮困，究有什麼用處呢？』

他困倦的躺在床上。黃昏已消逝在薄薄的夜色裡，窗外不遠幾座精緻的洋樓，為深綠的樹木半遮着，燈光在薄暗中露出了清明的橙色。窗下，孩子們玩耍和歡叫的聲音。遠處市聲隱隱，尖銳的汽車聲為遠距離所柔和，葉岑平靜的傾聽，現在對於這煙塵十丈的都市他不再是怨艾了。彷彿已遠離都市，他懷着眷戀的心思念它底好處：夜晚和友人走進燈光柔和的劇場，與新的朋友微笑點頭，在座談會偶遇詩人劇家，機智的或是激昂的辯論，買晚報，縱談國家世界和人類的未來，默契於共同的希望和理想而感動……的離，夜色和距離使他柔和了，聲音與塵埃如夢中景象，沒有損害他，反而令他歡悅。

『要是我去到鄉村，我將無這一切的機緣，寂寞將會害我，甚於田野和新鮮空氣將會益我。然則，我豈不應隨遇而安嗎？』

——如爲他的思緒伴奏，鄰近的鋼琴聲現在從甯靜的晚間中傳來，接着是一個女郎輕曼的歌聲顫動着。

葉岑的思緒走得很遠很遠，經過了月色下的海洋，星光下的草原，綠茵平鋪的大地——他感到一種抒情的衝動，竭力欲構成一首詩。許多印象閃現着，它們綜跨跳動，要求被嵌進他底圖畫。紛亂的豐富把和諧的均衡破壞了，葉岑僅覺到一國奪目的光彩，他被感動着，但却不能構成一首詩來。突然間，幻想的飛行彷彿被阻於一座黑黢黢的峻嶺，他從幻想墮下了現實。他只能又轉到一種理性的思索……

『世界是矛盾的。戰爭和飢餓正苦惱着世界，不，苦惱着我的國家，但我們却仍然能沉沒於一角地方溫馨的氣氛裏，如像今晚，像那些不，和我。並且作着幻夢。對於這種不義，我應該感謝呢還是悲哀？不，它只是表示人們自私的強烈罷了……』

但他感到這些話不足以恰切說出他底感覺。現在，柔美的歌聲和琴聲似乎消失了，他煩燥地站了起來，疲倦而紛亂。身體的衰弱提醒了他自信的無望，夜色一層層的脫下她美麗的外衣，那芬芳和輕柔和薄光，最終竟成爲他命運的象徵似的，無光的黑暗熾盛在他面前。

『不！不！我何以要苦惱自己，我不能讀一點書麼？我需要鎮靜』。

他開了燈。在書棹前坐下來。書棹上紊亂的堆着各種書，一些稿紙被壓在底下，他抽出一本歷史，揭開來，他想從頭看起，但彷彿被什麼誘惑了，眼光卻投在中間的一章：迦太基之滅亡。

於是，一片火光在他面前升起了，灰色的雄偉的城脚下流着鮮紅的血，箭飛射着，大聲的人在這裏、作倒，婦人和孩子，在火光中仰起了悽慘蒼白的臉，奔走着，互相踐踏……

「或者，我因此寫一篇論文或者故事嗎。在這時候，它是有意義的，它能够表揚壯烈的犧牲和愛國的精神。它將被接受，我也可得到工作和報酬，這對於我是很好的。」

一刻鐘的時間爲這預想的詔竭他底心顫着，一種過大的喜悅的顫動。但是，當他找到一張稿紙後，構思許久，他仍感到紛亂，竟不能作一個開始。他丟下了筆，重新揭開了那本歷史。雜多的現象在腦海中衝突着，良久良久，那些現象褪色了，模糊了，腦中漸漸清澄。現在，亞力山大利亞，一個文物蒼粹之都莊嚴肅穆地在他眼前升起了。阿拉伯人、希臘人、亞非利加人、安詳的在寬闊的街道上來往，另一些人則埋頭於科學的研究，天文家陶醉在宇宙的神遊之中。若在光陰的大海之彼角永恒存在，那遙遠的萬國之都現在因天氣的陰翳的消弭而顯現。

「不，我將不鼓勵戰爭。人類的至高的努力在於科學和醫藥，而不在於殺戮。我必須站在時間的遼遠的未來，來觀察現在的一切。」

他感到一種洞燭於真理的領悟的喜悅。平靜又回到了胸中。於是他開始計劃着如何來開始他底事業。他想到了讀書和寫作；因而想到了住居，生活和環境，突然他怔住了。

「但是，你現在的生存不正是在受着威脅麼？」他聽到一個聲音似的。

「呵，」他頹喪地對自己說，「我是不知道什麼。我充滿着矛盾。我需要學習，需要知道更

多的東西。歷史、哲學、生物學、人類學和政治學，甚至於宗教，我都要認真地讀。但是，他走近了絕望，『我是有病，我太窮了，我沒有能力靜心讀書。並且，明天這兒沒有戰事嗎？家裡能有錢寄來嗎？我能維持到甚麼時候呢？』

現在，一種更深的寂寞和灰色罩上了他整個的生命。生命是如是空虛，如是乏味，即使那種健康的人，在悲痛和絕望中決心從新奮鬥的衝動所帶來的崇高感，他也無能領受，他煩躁地在室裏踱來踱去。

『葉先生，有人來找你。』

僕役的通知正在此時解救了他。在此種由自我紛亂所引起的煩躁和寂寞的時候，任何一個人的來訪都使他高興。他走出房門，在燈光下，正是微笑着的陸章民走上樓來。

葉岑用超乎尋常的態度歡迎這本來不十分親密，而且在某一種見解和情感上常對之有一些嘲笑的來客。

『在做着什麼？』

『沒有什麼，』葉岑奇怪地感到慚愧。

『願意和我去參加一個晚會嗎？』

他接受了這提議。於是他們走下樓來，走出了一個因缺乏修理而蕪茂的小花園，出到了導向越秀山的路上。

有一刻鐘他們沒有談話。暮色已轉化爲夜色，路旁的樹發散着夏夜的氣息。一羣孩子沿路歌唱着，『前進！前進……』望小北方面走去。

『陸先生！』

一個孩子停了停，向陸章民問候，接着是幾個人也回轉頭，同樣地向他致候，然後又唱歌，競走似地向小北去。

『這是我們夜校的學生。』章民告訴葉岑。『我們現在正努力整頓這個小北區夜校。』

於是他開始講述他們的工作。葉岑漸漸爲他們對於貧苦的孩子們的熱心所感動，同時，彷彿得在夜色中與章民正在走向一個晚會，去會見一些中學生青年和工人子弟，乃是一件新鮮的愉快，當他一瞬間想及自己會帶着一種近於卑視的才感想過陸章民的生活，而他們原來却是生活在理想，工作和熱誠的活動裏面時，他吃驚自己前一刻的混亂乃是多麼荒謬。

不遠，越秀山爲天幕的暗色的灰紫所反襯，顯出了一種俊秀而肅穆的屏廓。在高高的紅棉的黑色枝幹與枝之籬列上，中山紀念碑屹立在最高最遠的峯頂。默然向着越秀山走去，葉岑仰望這會朝夕看到的偉大的心靈之碑記，今晚他感到了一種特別的景慕與渴望。從山下小公園的播音機，傳來了一種深沉而莊嚴的進行曲。葉岑感覺着章民底同行，感覺着那遠處的碑記，感覺着那歌調，一種服務於人的衝動，一種羣居的感情的歡愉，開始在他胸中有節奏地升起，升起，並且一股生命的無邊的快樂，清芬地流入了他憂鬱而孤獨的靈魂。

麥雨生底歸來

高大，漂亮，穿着長長的黑色大衣，沈靜而端莊。麥雨生獨自散步在外馬路上，他歸來了。海港閃爍在初冬的藍天底下。在冬天水清碧了的韓江流入詭海的三角洲上，汕頭市靜靜的浴在陽光中，海面輪船停泊着，帆船悄然來往。角石島以一圈蒼翠托着一脈山石的淡紫，淺赤，灰黑和松綠，明朗地屏立對岸。遠處媽嶼山清峭地浮立海面。一切皆沈醉在靜澄溫和的撫摩裡。

麥雨生慢慢的向碼頭走去，他胸中寂寂地響着一種銀樣輕的名字。在右邊橫街盡頭處他常聽望見海，望見對岸的崗巒。當他走過警察崗位前時，他浮起了一絲微笑——他曾是多麼緊張地生活於追捕之下啊！他走過了商業學校，走過了國際俱樂部 and 天主教堂，一切皆與從前依稀，僅只學校門口很少人出入，國際俱樂部門關閉着，天主教堂的灰色的建築上攀藤稀疏了，給他一點落寞之感。他望見右邊那家和樂園，門前寂寂地擺着舊時那一塊黑板，上面寫着一些簡單的茶名飲品。一塊棕色的大木屏立在進口的地方，也那麼寂寞。他走了過去。他看到這飲冰室的橫牌有許多地方剝落了漆。走進去，他坐了下來。廳裏空而靜，僅有一個穿着黑西裝，戴着眼鏡的人在牆邊的一個椅子上，很注意地低着頭切一盤牛排，把叉子送了一口往嘴裏之後，又拿起一杯乳

白色的飲品啣了一口，如是反復。侍者走近來，麥雨生擡起頭，他認出來是十年前那伙夥，但是他的快活的笑容現在似乎已完全失去，代以一種屬於職業的責任的神氣，客氣地請問來客要什麼。他隨意要了一杯咖啡，一盤麵包煎蛋，那是他從前幾乎天天當然午餐吃的。於是他開始觀察一切。

牆壁已油新了，那顯然是今年夏天爲適應飲冰節季才油的，新得似乎與舊了的燈椅不相調和。天花板下面仍掛着紅綠的舊了的紙花束。壁燈也是新的，但對於那些紙花則是一種譏笑。地下因多年的踐踏蒙上了黑——雖然掃得很乾淨。這就是舊時那家飲冰室——充滿着青年學生的談笑，女生們的黑裙白衣的往來，侍者的嘻嘻的招應的小餐館和飲冰室……

「也許因爲是冬天吧。」

於是他把眼光轉向坐在對壁的人。那人喝完了最後一口飲品，擡起了頭，抽出手巾來抹嘴，看見麥雨生在看他。他看了麥雨生——停了抹嘴——嘴角浮上了笑容——站了站來。他的眼鏡反着光，但麥雨生現在從他的身體上，面形上，頭髮上，看出了一絲熟識了，他思索着——然而那人先走了過來。

「你，」他顯出了奇喜，「你不是麥雨生嗎！」

「你，」麥雨生記起來，「李樹棠！」

「不想在這裡遇到你！」李樹棠親熱地坐下來，在對面。「什麼時候回來呢？爲什麼不通知

我呢！」

「剛剛昨天，」麥雨生微笑着，他覺得朋友的好說話的性格不改從前。「我當然還不知道你在什麼地方。」

「你至少可問問人。」

「問什麼人呢？現地我到這裡來是一個生客。」

「生客！故鄉的生客！」朋友幾乎嚷着。「告訴我，你究竟是怎麼樣呢？」

當他們沈默地走到馬路上來時，陽光是更燦朗，剛才天邊最少的浮雲也消失了。教堂的鐘敲了十一點。他們沈默地向着碯礫走去，李樹棠總覺得有許多話說，而麥雨生則頗滿意於這沈默，安靜的走着。他們走過了一家已停了業的戲院，走過了青年會，市立圖書館和關了門的日本小學。當李樹棠找到了談話的題材時，談話又開始，那是關於戰爭和轟炸的。這樣他們繼續向東走去。

「呀！」突然李樹棠感悟地說，「夫我食若吾，怎樣？」

「他們在這裡嗎，」麥雨生也微現驚喜，「會若吾？」

那名字使他心中起了波動。它牽連及那個銀樣響的名字，他歸來的二日中所常想起，回憶又描繪着的一個心中的人影。他不知道，他的歸來是否以此為主因。當船駛進這熟識而美麗的海港時，他立在欄邊，看着陽光下熟識的白色的樓屋，會心中浮起一種波動。他覺得他在歸來，在向

着一個重逢，覺得將在一處熟識的街道瞥見一個人，在一個舊朋友的口中，家裡聽到她遇到她。在他壯烈的胸中，他覺到一種幸福的模糊，一種長期的寂寞之後的期望，在波動在起伏，使他幾於泣下。在遙遠的昔日，會若吾是他工作中暗鬥的對敵，是他的好友，在戀愛中，是他底秘密之好意的分知者，……他將知道她的消息，現在，當一切革命的激動，一切誤解的爭鬥，都過去了，熄滅了的時候，他們將好意地握握手，而他，這過去的好友將以那銀樣鐲的名字的蹤跡告訴這遠歸者……

『在這裡，』李樹棠加重的說：『一切人，除了你都在這裡。』

『好的，讓我們去見這英雄，那堅強的薄情的人，我的敵人和好友！』

『敵和友！』李樹棠喚着，『過去是一套胡塗。當我們逼近三十而立的時候，廿歲左右的激越是一種無謂。老會將以手拍着你的肩頭，將苦笑，並吉里吉巴地解釋從前的誤會。我們常談起你。』

『你們？』

麥雨生想問你們包括什麼人。但不知怎麼，他沒有開口。於是他們向前走，李樹棠叙述着一些事。當他們走過了一個教堂，一個醫院之後，他們走進了一條橫巷，一條幽靜的全是住家的巷。在一家有花園的門口，李樹棠停住了。

『就是這裡。』他敲敲門。『老會現在是教務長，他有了一個精緻的家。』

一個女僕來開了門。

『曾先生在家嗎？』

『是的，請進來。』

他們被領導進一個客廳，被奉獻了茶。李樹棠安然而熟識。麥雨生，他慣於一種奔波和獨身的生涯，十年前的這些友人的起居生活似乎尚未從印象中褪去，微笑地審察着這變異。當他面向着牆壁視察几上一個古色古香的花瓶時，主人出現在他後邊了。

『呵，老麥！』他快活地叫了起來，『你回來了！』

麥雨生轉過了身，微笑着。

『久不見了！』他說，『你好嗎？』

『不要客氣，』他似乎真的吉里吉巴起來，『真的不要客套！過去最糟糕的日子，客套！我們曾經是老朋友……』

麥雨生微笑着。

『然則讓我問你，你生活變到怎樣了？』

於是他們跌進一陣歡笑中。這歡笑真的解除了。一功由於過去的誤解的敵對所遺留下來的勉強。它和碰了青年時的一對好友。他們開始暢談起來，各自叙述着，喝着茶，並且抽着煙。漸漸，麥雨生感到一種缺乏。它期望的一件事是談話中每每忽畧過去的。

李樹棠則不斷地在談着。

『有一些人在生長，一些人在死亡，』他說，『有一些人在衰老，一些人在健壯，就是如此！這就是如此！這就是生命，世界！』

主人站起身來，望着鐘。

『在這裡吃飯，好嗎？』

『我們已經吃過了東西了。』麥雨生答道。

『不要緊，那更好，可以大家少吃一點。我將用點舊酒爲你洗塵。』

麥雨生不置可否地微笑。李樹棠的贊成決定了這午餐。主人走了進去。

他們兩人隨便談着。主人又走了出來。

『對不起，』他說，『讓我先介紹主婦。』

他轉身向着門口。

微笑着，高雅地，穿着一件白旗袍，眼睛倦之地射着美麗和憔悴，一個人走了出來。麥雨生的臉蒼白起來。

『我想，』主人不介意地說，『你們是認識的。』

『柳亭！』麥雨生輕喚起來，那一個銀樣響的聲音！他感到它在顫動。

那兩隻憔悴而美滿的眼用一種衝突的神秘答應着。

『你好嗎，』她微笑着說，『雨生？』

李樹棠突然記起了自己的愚蠢和粗心。他奇異地失去了說話，快活，解嘲的能力。主人沒有感到半點奇異似的，走到几邊去從煙筒裡抽出一支捲煙，同時說着話。麥雨生在胸中抖了一抖，大方地站起身來。

『還好。』他說，也微笑着；左手是在褲袋裡，伸出右手去握她那優雅地伸出來的修長的手，『謝謝你！我預料我將聽到你說得很好，當我問你們的生活時？』

經過了半天毫無目的的散步，現在麥雨生走近了他暫時的寓所。那是一個差不多荒廢了的花園和一座太的舊洋樓，在市梢近海的空地上。主人是他的親戚，爲了怕轟炸，避到家鄉去，僅剩一個老僕人守着這空洞的大屋和荒園。那老僕現在正在漸漸加深的黑暗中整頓着一角花園，構傳着，寂寞地向幾盆已經有了綠葉的花澆着水。當麥雨生推開那笨重的鐵門，發出一種遲鈍的聲音時，他擡起頭來，遠着眼望過薄暗。

『是二少爺回來了？』在薄暗中他發出老而健的聲音。

『是的。』麥雨生關了鐵門，走過去，『你還在澆花嗎？』

『這是幾盆貴重的花，』他答道，『老爺預定買來的，老爺現在却走了。』

『你不怕轟炸嗎？』麥雨生問道，『這裏很危險呢。』

『我老了！』他的聲音在黑暗中格外響亮，『活也活夠了，我還怕炸嗎？你們年青的才要愛惜生命啊——告訴我，你爲什麼現在才回來呢？這些年來老爺常說着你……』

麥雨生不答他，微笑着。

『你十年來在什麼地方呢？』

老人追問着。當他看到那年青的姪主人不答他，只微笑着並且又伸出手來拍拍他的肩頭的時候，他感到一種悲哀，或者說，一種憐憫。他忸怩地像一個孩子地改了口：

『你吃過了晚飯沒有？我留着菜給你。爲了禦寒，我先吃了。我可以再弄熱那些菜。』

『謝謝你，』老人的話使麥雨生胸中醞釀着感動，『我已在外面吃了。』

『不，』老僕說着，開始向屋裡走去。『你應回來吃的。菜少，但是我們知道你一定會歡吃的。』爲了却不過一種情感，他答應再吃一餐。老人走進了一個當餐室的廳，點亮了另一盞燈，提着原有的一盞小燈，進廚房去，開始忙碌着。麥雨生跟到了門檻。

『炸了電燈廠，多麼不方便！』

老僕一面忙碌一面說着話，小小的灶裡吐動着火舌，給一室光亮。麥雨生看着那黑污的廚房。有一些瓷碗竹簍之類的東西放在架上，掛在牆上，顯出久未用及，微被塵污。只有那老僕忙碌着的一個小小範圍內，一些很少的東西可以看出是常移動的，天天用着的。麥雨生感到有或種悽涼凝結在那房子，牆壁，包圍着那寂寞地生活於這舊屋的老人。

當老人拿了弄熱了的湯、菜和飯放到廳上的圓桌子上之後，麥雨生坐下來，開始在燈下吃一碗金鱗魚湯。貴重的東西，如花瓶鏡、字畫等已經搬走了，廳上僅是一些笨重的家具，顯得極為空洞。老候站在旁邊。

『這湯很鮮美，』麥雨生說。『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吃過這樣的魚了。』

『我知道你一定愛吃，』老人說。『汕頭港真是有多少海鮮啊，可惜！爲了那些灰色的兵船，出海捕漁的事許多人都不敢去了——連市面也冷落得悽涼！』

這樣他們談着平成，生活，直至麥雨生獎賞地站了起來。

『不吃多一點嗎？』

『够了，』他答道，『我已吃過一次的。』

『也好，』老人說，『你應該早點休息，你好像很倦似的，我看看你。你有很多事做嗎？』

『不——是的。』

麥雨生答道，他提起了小燈。

『我上樓去。你也睡了吧？』

『睡了，等我弄好這些，』他指着桌上的盤碗。『關了門就睡了——沒有電燈，人也早睡了。』

麥雨生提着小燈，走到樓梯上的轉角。老人跟到了梯腳。

『你那些被够了嗎？』他問道，『我可以開小樓拿多一些舊點的出來，要是你覺得冷。』

『够了，』麥雨生答道。他躊躇了一會，覺得彷彿要說一句什麼話。老僕也無言地站在下面。等了一會他再說一聲『够的』，便走上去，覺得老僕還在下面望着他。他一步一步地走上去，當他知道老人已經看不到他時，他又回味着昨天初回來叩門時，出來接他的這老人是如何地驚喜，如何歡叫起來。他默念着這老人的存在和溫情，現在他覺得這空洞的家有一些荒涼中的溫暖，彷彿比他預期見到的，充滿堂弟等們的叫聲的大屋，更適合於他，他便微笑着。

他提着燈走上了三樓。走過了一條短樓巷，到了他臥室門口。他推門進去，臥室裡也如下面的廳一樣，很空洞。他把燈放在一張什麼都沒有的几上，默站片刻聽到下面老人在鎖鐵門，關大門的聲音。室裡有一個大窗，向右邊的海，還有一道小門通到一個洋台；他開了它，走到了洋台上，空氣清寒，深藍的高潔的天空閃爍着萬千綠亮的星星。他深深的呼了吸，走到台角，向東望去。

在他脚下，近處是與市梢隔得不遠的隴上村，矮矮的房屋縱錯着，幾處露出燈光。數聲犬吠，而後就是一片靜寂。這靜寂擴展到較遠的曠地和沙田，達到了那海邊廣闊的沙灘，消失於一種沈遠而浩弱的潮聲裡。沙灘和海一直伸展到遠處與天空相接的天際，幾顆星是微微明滅於那一縷的黑暗間。星光下，沙灘和海發着一種微薄的反射。右邊狹長的海面，有輪船的燈投於其上，顫動着。幾點帆船的桅燈徐遲地移行。遠處港口燈塔在明滅。一切皆靜寂，荒涼而溫柔。

麥爾生倚在矮牆角，沈入了沈思。

『爲我洗塵的酒，我爲你們祝福。』

他記得他是這樣說，在午餐的時候。他看到她的眼光在憐憫地愛撫他，在憔悴地求恕或冷淡他——他不明白。它們是一對神秘的珠子。

『她的手有一絲冰冷。』

他輕聲對自己說。他記不起那一握的感覺。那是一種微妙的訊息，他深深地了解，含着真的和假的愛怨，但當他走了一個下午回來時，他疲乏了，他不能夠告訴出那是些什麼，即使對他自己。

他望到海面上去。他的思想役在海面上，他跳進了一次月下歸舟，——

——柳亭——柳亭——那繩子會斷的，

……他嘆着。她微笑着，把手高高地伸到頭上，豐圓的胸迎着潔白的月光，身體一半傾斜在船外的海上，僅一隻手輕輕挽住一條綁在帆桅上的繩。不是怕羅，是一種微而烈的吸力使他要走近去時，她放鬆了手，作了一個要跳進海裏去姿勢，當他跳過橫木時，她却同時正也跳下船裡……他感到輕微的接觸的波瀾……

一陣風來，他從沈思轉出。對岸崗巒深黑。是一個白色的身體在春日的陽光下活潑地在跳上山去。……

『柳亭！』

他輕輕地喚着。

『爲我洗塵的酒我爲你們祝福。』

他又記起那句話……

遠處，東北邊的大地在絮語。麥雨生轉向那邊遠望去，那是澄海，他故鄉的方向。他想起了，他離開時尙未五齡的妹妹。於是他想，當他回去見到她時，她會怎樣驚奇這逃亡的哥哥的歸來，而他，又將怎樣告訴她以他這十年的一切呢？而後，他怎樣過一種教育和扶植一個弱妹的生活呢——並不是爲了懦弱，而是爲了一種溫婉的憐愛，他墜下了眼淚。

廿八、一、昆明。

江蘇
蘇苗集
山城文藝叢書

第一輯

蘇苗集 【詩·散文】

窗 【散文】

午夜草 【散文】

棟棠集 【詩】

江蘇
蘇苗集
繆曰苗著

樓棲著

江蘇
蘇苗集
黎敏子著

黎敏子著

陌應

著者

吳

風

出版者

山城文藝社

總經售

大地圖書公司

桂林中北路一一九號之二十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2000

中華民國卅一年十二月初版

82
264377
15

售中國文化服務社
地址：曲江風度北街五號

廣東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証坪字第零貳叁號

\$2.50

200